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一

池四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七世

長慶稜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寺紹宗圓智禪師姑蘇人也江南

著四

李主巡幸洪井入山瞻謁請上堂令僧問如

一

何是開先境師曰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拾枯柴煮布水國主
益加欽重後終於本山靈塔存焉

杭州傾心寺法瑫宗一禪師上堂良久曰大

衆不待一句語便歸堂去還有紹繼宗風分
也無還有人酬得此問麼若有人酬得這裏
與諸人爲怪笑若酬不得諸人與這裏爲怪
笑珍重僧問如何朴實免見虛頭師曰汝問
若當衆人盡鑒曰有恁麼來皆不丈夫祇如

不恁麼來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師曰出兩
頭致 問來曰甚麼人辨得師曰波斯養兒
問佛法去處乞師全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
來曰爲甚麼却拈此問去師曰汝適來問甚
麼曰若不遇於師幾成走作師曰賊去後關
門問別傳一句如何分付師曰可惜許曰恁
麼則別酬亦不當去也師曰也是閑辭問如
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人師曰每日三
條線長年一衲衣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
無師曰鵠來頭上語雲向眼前飛問承古有
言不斷煩惱此意如何師曰又是發人業曰
如何得不發業師曰你話墮也問請去賞罰
如何是吹毛劙師曰如法禮三拜師後住龍
冊寺歸寂

福州水陸院洪儼禪師上堂大眾集定師下

座捧香爐巡行大眾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便

歸方丈僧問離却百非兼四句請師盡力與
提綱師曰落在甚麼處曰恁麼則人天有賴
去也師曰莫將惡水潑人好

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福

問汝名甚麼老四師曰咸澤福曰忽遇枯涸者如

何師曰誰是枯涸者福曰我是一師曰和尚莫

謾人好福曰却是汝謾我師後承長慶印記
住廣嚴道場今法安院僧問如何是覲面相呈事

師下禪牀曰伏惟尊體起居萬福問不與萬

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城中青史樓雲外

高峰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幽澗泉清

高峰月白間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一塢白

雲三間茆屋曰畢竟如何師曰既無維那兼

少典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師子石前

靈水響鷄籠山上白猿啼

福州報慈院慧朗禪師上堂從上諸聖爲一

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遞相告報是汝諸人
還會麼若不會大不容易僧問如何是一大

事師曰莫錯相告報麼曰恁麼則學人不疑

也師曰爭奈一翳在目問三世諸佛盡是傳

語人未審傳甚麼人語師曰聽曰未審是甚

麼語師曰你不是鍾期問如何是學人眼師

曰不可更撒沙

福州長慶常慧禪師僧問王侯請命法嗣怡

老四

山鎖口之言請師不謬師曰得曰恁麼則深

領尊慈師曰莫鈍置人好問不犯宗風不傷

物義請師滿口道師曰今日豈不是開堂問

談續雪峰印傳超覺不違於物不負於人不

在當頭即今何道師曰違負即道曰恁麼則

善副來言淺深已辨師曰也須識好惡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上堂若道素面相呈猶添脂粉縱離添過猶有負憊諸人且作麼生體悉僧問學人欲見和尚本來面目師曰洞上有言親體取曰恁麼則不得見去也師曰灼然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

福州枕峰觀音院清換禪師上堂諸禪德若要論禪說道舉唱宗風祇如當人分上以一毛端上有無量諸佛轉大法輪於一塵中現寶王刹佛說衆生說山河大地一時說未嘗

間斷如毗沙門王始終不求外寶既各有如

是家風阿誰欠少不可更就別人處分也僧問如何是法界性師曰汝身中有萬象曰如何體得師曰虛谷尋聲更求本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上堂未曾暫失全體現

前恁麼道亦是分外既恁麼道不得向兄弟會好僧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何必更待道問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曰何不禮謝問如何是東禪家風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福州長慶院弘辯妙果禪師上堂於座前側立曰大眾各歸堂得也未還會得麼若也未會山僧謾諸人去也遂陞座僧問海衆雲臻請師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師曰這箇是方便門曰恁麼則大眾側聆去也師曰空側聆作

七四

四

麼

福州東禪院可隆了空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正是道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分明白汝道上堂大好省要自不仙陀若是聽響之流不如歸堂向火珍重問如何是普賢第一

句師曰落第二句也

福州仙宗院守玭禪師久不上堂大衆入方丈參師曰今日與大衆同請假未審還給假也無若未聞給假即先言者負珍重僧問十二時中常在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也無師

曰消不得曰爲甚麼消不得師曰爲汝常在曰祇如常不在底人還消得也無師曰鱸年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向無賓主處問將來

撫州永安院懷烈淨悟禪師上堂顧視左右曰患瘻作麼便歸方丈上堂良久曰幸自可憐生又被汚却也上堂大衆正是著力處切莫容易僧問怡山親聞一句請師爲學人道師曰向後莫錯舉似人

福州閩山令含禪師上堂還恩恩滿賽願願

也四

五

圓便歸方丈僧問既到妙峰頂誰人爲伴侶師曰到曰甚麼人爲伴侶師曰喫茶去問明不會乞師指示師曰指示且置作麼生是你明明底事曰學人不會再乞師指師曰八棒十三

新羅國龜山和尚有人舉裴相國故建法會問僧看甚麼經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爲甚麼却有兩卷僧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吉州資國院道殷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普通八年遭梁怪直至如今不得雪問千山萬山如何是龍須山師曰千山萬山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對面千里問不落有無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

福州祥光院澄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長安路上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谷聲萬籟起
松老五雲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下
平章事宮闈較幾重

杭州報慈院從瓊禪師福州陳氏子僧問承
古有言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閑欲免心中
閑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曰如是我聞
曰如何是心中閑師曰那畔雀兒聲

杭州龍華寺契盈廣辯周智禪師僧問如何
是龍華境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月曰如何
是境中人師曰切莫唐突問如何是三世諸
佛道場師曰莫別瞻禮曰恁麼則亘古至今
師曰是甚麼年中

太傅王延彬居士一日入招慶佛殿指鉢盂
問殿主這箇是甚麼鉢主曰藥師鉢公曰祇
聞有降龍鉢主曰待有龍即降公曰忽遇擎

七四

六

雲攬浪來時作麼生主曰他亦不顧公曰話
墮也玄沙曰盡你神力走向甚麼處去保福
日他日生天曰板依佛法僧百丈恒作覆鉢勢空門
莫孤負老僧長慶謂太傅曰雪峰豎拂子示
僧其僧便出去若據此僧合喚轉痛與一頓
公曰是甚麼心行慶曰洎合放過公到招慶
煎茶朗上座與明招把銚忽翻茶銚公問茶
爐下是甚麼朗曰捧爐神公曰既是捧爐神
爲甚麼翻却茶朗曰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公
拂袖便出明招曰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
向外邊打野裡朗曰上座作麼生招曰非人
得其便

保福展禪師法嗣

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僧問寶劍未出匣時
如何師曰不在外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不在
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青黃赤白曰大好一

色師曰將謂無人也有一箇半箇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問如何是吹毛劔師
曰瞥落也曰還用也無師曰莫鬼語

舒州海會院如新禪師上堂良久曰禮繁即

過四

七

亂便下座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轉
見孤獨曰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不得雪也
聽他問如何是迦葉頓領底事師曰汝若領
得我即不恪曰恁麼則不煩於師去也師曰
又須著棒爭得不煩問牛頭橫說堅說猶未
知向上關捩子如何是向上關捩師曰賴遇
娘生臂短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要道何難
曰便請師道師曰將謂靈利又不仙陀

泉州萬安院清運資化禪師僧問諸佛出世
震動乾坤和尚出世未審如何師曰向汝道
甚麼曰恁麼則不異諸聖去也師曰莫亂道
問如何是萬安家風師曰苦羹倉米飯曰忽
時四衆攀贍請師接引師曰甚麼處屈汝曰

恁麼則垂慈方便路直下不孤人也師曰也
須收取好問如何是漳江境師曰地藏皺眉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普賢斂袂問如何是
漳江水師曰苦問如何是漳江第一句師曰
到別處不得錯舉

福州報慈院文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境
師曰雨來雲霧暗晴乾日月明問如何是妙
覺明心師曰今冬好晚稻出自秋雨成問如
何是妙用河沙師曰雲生碧岫雨降青天問
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師曰喫茶喫飯隨時過
看水看山寶暢情

遇上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飯後三巡茶問如

何是萬安境師曰一塔松蘿望海青

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初與保福送書上泉

州王太尉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

師曰若道爲人即屈著和尚若道不爲人又

老四

屈著太尉來問太尉曰道取一句尉曰待鐵

牛能齧草木馬解含煙師曰某甲惜口喫飯

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曰驢馬不同途尉

曰爭得到這裏師曰特謝太尉領話住後僧

問明言妙句即不問請師真實道將來師曰

不阻來意

泉州鳳凰山從琛洪忍禪師僧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門風相似即無阻矣汝不是其

人曰忽遇其人時又如何師曰不可預搔待

癢問學人根思遲回方便門中乞師傍警師

曰傍警曰深領師肯安敢言乎師曰太多也
上堂有僧出禮拜起退身立師曰我不如汝
僧應諾師曰無人處放下著問如何是學人
自己事師曰暗算流年事可知問如何是鳳
凰境師曰雪夜觀明月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作人醜差曰爲人何在師曰莫屈著汝麼
福州永隆院明慧瀛禪師上堂謾言侵早起
更有夜行人似則似是即不是珍重問無爲
無事人爲甚麼却是金鎖難師曰爲斷龐纖
貴重難留曰爲甚麼道無爲無事人逍遙實
老四
快樂師曰爲鬧亂且要斷送僧參師曰不要
得許多般數速道速道僧無對上堂日出卯
用處不須生善巧便下座僧問如何進向得
達本源師曰依而行之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福州人也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問曰如何是祖師曰答問和尚見古人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情知汝不肯曰爭知某甲不肯師曰鑒貌辨色問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莫過於此問古人面壁爲何事師曰屈曰恁麼則省心力去也師曰何處有恁麼人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消汝三拜不消汝三拜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太意師曰碓搗磨磨問曹谿一路請師舉揚師曰莫屈著曹谿麼曰恁麼則羣生有賴師曰也是老鼠喫鹽問不涉公私如何言論師曰喫茶去問丹霞燒木佛意作麼生師曰時寒燒火向曰翠微迎羅漢意作麼生師曰別是一家春

潭州嶽麓山和尚上堂良久曰昔日毗盧今

啼嶽麓珍重僧問如何是聲色外句師曰猿音鳥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五月六律問截舌之句請師舉揚師曰日能熱朗能涼

朗州德山德海禪師僧問靈山一會何人得聞師曰闍黎得聞曰未審靈山說箇甚麼師曰卽闍黎會問如何是該天括地句師曰千界搖動問從上宗乘以何爲驗師曰從上且置卽今作麼生曰大衆總見師曰話墮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肇造

泉州後招慶和尚僧問末後一句請師商量師曰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餅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擾擾念念晨雞暮鐘鼎州梁山簡禪師問僧甚處來曰藥山來師

曰還將得藥來否曰和尚住山也不錯師便休

洪州建山澄禪師僧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可惜許曰如何是人王劍師曰塵埋牀下履風動架頭巾問一代時教接引今時未審祖

宗如何示人師曰一代時教已有人問了也

曰和尚如何示人師曰惆悵庭前紅冕樹年年生葉不生花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者也無師曰作麼生曰恁麼則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牕前猶點舊年燈曰如何是舊年燈師曰臘月三十日

泉州招慶院省澄淨修禪師初參保福福一日入大殿覩佛像乃舉手問師曰佛恁麼意作麼生師曰和尚也是橫身福曰一概我自收取師曰和尚非唯橫身福然之後住招慶

開堂陞座良久乃曰大眾向後到處遇道伴作麼生舉似他若有人舉得試對衆舉看若舉得免孤負上祖亦免埋沒後來古人道通心君子文外相見還有這箇人麼況是曹谿門下子孫合作麼生理論合作麼生提唱僧問如何得不傷於己不負於人師曰莫屈著汝這問麼曰恁麼上來已蒙師指也師曰汝又屈著我作麼問當鋒一句請師道師曰喎僧再問師曰瞌睡漢問僧近離甚處曰報恩師曰僧堂大小曰和尚試道看師曰何不待問問學人全身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還解笑得麼乃曰叢林先達者不敢相觸忤若是初心後學未信直須信取未省直須省取不用掠虛諸人本分去處未有一時不顯露未有一物解蓋覆得如今若要知不用移絲髮地

不用少許工夫但向博地凡夫位中承當取
豈不省心力既能省得便與諸佛齊肩依而
行之緣此事是箇白淨去處今日須得白淨
身心合他始得自然合古合今脫生離死古
人云識心達本解無爲法方號沙門如今諸

官大衆各須體取好莫全推過師僧分上佛
法平等上至諸佛下至一切共同此事既然
如此誰有誰無王事之外亦須努力適來說
如許多般蓋不得已而已莫道從上宗門合
恁麼語話祇如從上宗門合作麼生還相悉
麼若有人相悉山僧今日雪得去也久立大
衆珍重示坐禪方便頌曰四威儀內坐爲先
澄慮身心漸坦然譬如爾有緣隨濁界當須莫
續是天年修持祇學從功路至理寧論在那
邊一切時中常管帶因緣相湊豁通玄示執

坐禪者曰大道分明絕點塵何須長坐始相
親遇緣儻解無非是處慣那能有故新散誕
肯齊支遁侶逍遙曷與慧休隣或遊泉石或
闌闊可謂煙霞物外人

福州康山契穩法寶禪師初開堂僧問威音

王佛已後次第相承未審師今一會法嗣何
方師曰象骨舉手龍谿點頭問圓明湛寂非
師意學人因底却無明師曰辨得也未曰恁
麼則識性無根去也師曰隔靴搔痒

泉州西明院琛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竹箸瓦碗曰忽遇上客來時如何祇待
師曰黃鑿蒼米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問取露柱看

鼓山晏國師法嗣

杭州天竺子儀心印水月禪師溫州樂清陳

氏子初遊方謁鼓山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上來乞師非時答話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處如何山曰汝何費力師於此有省後回浙中錢忠懿王命開法於羅漢光福二道場上堂久立大眾更待甚麼不辭展拓却恐悞於禪德轉迷歸路時寒珍重僧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曰住曰如何薦師曰可惜龍頭翻成蛇尾有僧禮拜起將問話師曰如何且置僧乃問祇如興聖之子還有相親分也無師曰祇待局終不知柯爛問如何是維摩默師曰謗曰文殊因何讚師曰同案領過曰維摩又如何師曰頭上三尺巾手裏一枝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大洋海裏一星火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魚龍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寒即園

爐向猛火曰還有過也無師曰熱即竹林溪畔坐問如何是法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日浙江潮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光福門下超毘盧越釋迦底人師曰諸餘奉納曰恁麼則平生慶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麼生僧罔措師便喝將下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師曰攜履已歸西國去此山空有老猿啼問鼓山有擊鼓奪旗之說師且如何師曰敗將不忍誅曰或遇良將又如何師曰念子孤魂賜汝三真問世尊入滅當歸何所師曰鶴林空變色真歸無所歸曰未審必定何之師曰米實殞勁風繁英落素秋曰我師將來復歸何所師曰子今欲識吾歸處東西南北柳成絲問如何修行即得與道相應師曰高巒吟中箔

濃煎睡後茶

建州白雲智作真寂禪師永真朱氏子容若
梵僧禮鼓山披剃一日鼓山上堂召大眾衆
皆回眸山披襟示之衆罔措唯師朗悟厥旨
入室印證又參次山召曰近前來師近前山
曰南泉喚院主意作麼生師斂手端容退身

普四

十四

而立山莞然奇之住後上堂還有人向宗乘
中致得一問來麼待山僧向宗乘中答時有
僧出禮拜師便歸方丈問如何是枯木裏龍
吟師曰火裏蓮生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
曰泥牛入海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汝還具
眼麼曰恁麼則學人歸堂去也師曰猢猻入
布袋問如何是延平津師曰萬古水溶溶曰
如何是延平劍師曰速須退步曰未審津與
劍是同是異師曰可惜許次遷奉先僧問如
何是奉先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

人師曰莫無禮問如何是奉先家風師曰即
今在甚麼處曰恁麼則大眾有賴也師曰干
汝甚麼事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不是奉
先道不得

鼓山智嚴了覺禪師上堂多言復多語由來

反相悞珍重僧問石門之句即不問請師方
便示來機師曰問取露柱問國王出世三邊
靜法王出世有何恩師曰還會麼曰幸遇明
朝輒伸呈獻師曰吐却著曰若不禮拜幾成
無孔鐵錐師曰何異無孔鐵錐

普四

十五

福州龍山智嵩妙虛禪師上堂幸自分明須
作這箇節目作麼到這裏便成節目便成增
語便成塵玷未有如許多事時作麼生僧問
古佛化導今祖重興人天輜輶於禪庭至理
若爲於開示師曰亦不敢孤負大眾曰恁麼

則人天不謬殷勤請頓使凡心作佛心師曰仁者作麼生曰退身禮拜隨衆上下師曰我識得汝也

泉州鳳凰山彊禪師僧問燈傳敲嶠道化溫陵不跨石門請師通信師曰若不是今日攔胸撞出已恁麼則今日親聞師子吼他時終作鳳凰兒師曰又向這裏塗汙人問白浪滔天境何人住太虛師曰靜夜思堯鼓回頭聞舜琴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上堂若舉宗乘即院寂

徑荒若留委問更待箇甚麼還有人委悉麼出來驗看若無人委悉且莫掠虛好便下座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威風人盡懼曰如何是法王師曰一句令當行曰二王還分不分師曰適來道甚麼

僧好打僧無語

書

十六

襄州定慧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無人不驚曰學人未委在師曰不妨難向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閻黎還具慙愧麼僧便喝師休去

福州鼓山清萼宗曉禪師僧問亡僧還化向

甚麼處去也師曰時寒不出手

金陵淨德院冲煦慧悟禪師福州和氏子僧

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我無小徑曰如何是小

徑師曰我不知大道

金陵報恩院清護崇因妙行禪師福州長樂

陳氏子六歲禮鼓山披削於國師言下發明

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花亂墜和尚出世

有何祥瑞師曰昨日新雷發今朝細雨飛問

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草鞋木履開寶三年

示寂茶毗收舍利三百餘粒并靈骨歸於建

州鷄足山卧雲院建塔

龍華照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僧問如何是瑞巖境師

曰重重疊嶂南來遠北向皇都咫尺間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萬里白雲朝瑞嶽微微細

第四十七
功名不就師曰過在這邊曰還有昇進處也

雨灑簾前曰未審如何親近此人師曰將謂

閻黎親入室元來猶隔萬重關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僧問全身佩劍時如

何師曰落曰當者如何師曰熏天炙地問如

何是六通境師曰滿目江山一任看曰如何

是境中人師曰古今自去來曰離此二途還

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

曰雲水千徒與萬徒間擁毳玄徒請師指示

師曰紅爐不墜鴈門關曰如何是紅爐不墜

鴈門關師曰青霄豆蔻衆人攀曰還有不知

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知者師曰金榜

上無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萬家明月

朗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山河大地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僧問久戰沙場爲甚麼

第一四五冊 五燈會元

無師曰冰消瓦解

杭州功臣院道閑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
風師曰俗人東畔立僧衆在西邊問如何是
學人自己師曰如汝與我曰恁麼則無二去
也師曰十萬八千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上堂我若全機汝向甚
麼處摸索蓋爲根器不等便成不具慚愧還
委得麼如今與諸仁者作箇入底門路乃敲
繩狀兩下曰還見麼還聞麼若見便見若聞
便聞莫向意識裏卜度却成妄想顛倒無有
出期珍重佛塔被雷霹有問祖佛塔廟爲甚
麼却被雷霹師曰通天作用曰既是通天作
用爲甚麼却霹佛師曰作用何處見有佛曰
爭奈狼籍何師曰見甚麼

台州白雲迺禪師僧問荆山有玉非爲寶囊

十四

十六

裏真金賜一言師曰我家本貧曰慈悲何在
師曰空慙道者名

翠巖叅禪師法嗣

杭州龍冊寺子興明悟禪師僧問正位中還
有人成佛否師曰誰是衆生曰若恁麼則總
成佛去也師曰還我正位來曰如何是正位
師曰汝是衆生問如何是無價珍師曰卞和
空抱璞曰忽遇楚王還進也無師曰凡聖相
繼續問古人拈布毛意作麼生師曰闍黎舉
不全曰如何舉得全師乃拈起袈裟

溫州雲山佛嶼院知默禪師僧問如何是佛
嶼家風師曰送客不離三步內邀賓祇在草
堂前上堂山僧如今看見諸上座恁麼行脚
喫辛喫苦盤山涉澗終不爲觀看州縣參尋
名山勝跡莫非爲此一大事如今且要諸人

於本分參問中通箇消息來雲山敢與證明
非但雲山證明乃至禪林佛刹亦與證明還
有麼若無不如散去便下座

鏡清憇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師訥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得

十四

十五

不疑惑去師曰好曰恁麼則得遇於師去也
師曰珍重僧來禮拜師曰子亦善問吾亦善
答曰恁麼則大眾久立師曰抑逼大眾作甚
麼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劔師曰錢塘江
裏好渡船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可煞新鮮
福州資福院智遠禪師福州人也參鏡清問
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清曰大家要知師曰如
斯則衆眼難瞞去也清曰理能伏豹師因此
發悟立旨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雪嶺峰前月鏡湖波裏明問諸佛出
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和尚今日有何祥瑞
師曰一物不生全體露目前光彩阿誰知問
如何是直示一句師曰是甚麼師乃曰還會
麼會去即今便了不會塵沙算劫祇據諸賢
分上古佛心源明露現前匝天徧地森羅萬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因有俗士謂之鐵腳忽
騎馬至僧問師既是鐵腳爲甚麼却騎馬師
曰腰帶不因遮腹痛幞頭豈是禦天寒官人
問師和尚恁麼後生爲甚麼却爲尊宿師曰
千歲祇言朱頂鶴朝生便是鳳凰兒上堂此

象自己家風佛與衆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
幻化所爲性地真常不勞修證珍重

衡州烏巨山儀晏開明禪師吳興許氏子於

唐乾符三年將誕之夕異香滿室紅光如晝

光啟中隨父鎮信安強爲娶師不願遂遊歷

諸方機契鏡清歸省父母乃於郭南別舍也四

諸方機契鏡清歸省父母乃於郭南別舍也十

以遂師志舍旁陳司徒廟有稟禪師像師往

瞻禮失師所之後郡守展祀祠下見師入定

於廟後叢竹間蟻蠹其依敗葉沒胫或者云

是許鎮將之子也自此三昧或出或入于湖

訥禪師未知師所造淺深問曰子所住定益

小乘定耳時方啜茶師呈起橐曰是大是小

訥駭然尋謁括蒼唐山德嚴禪師嚴問汝何

姓曰姓許嚴曰誰許汝曰不別嚴默識之遂

與剃染嘗令摘桃浹旬不歸往尋見師攀桃

倚石泊然在定嚴鳴指出之開運中遊江郎
壘石塞門勿以吾爲念興如所戒明年興意
師長往啟龕視師素髮被肩胸臆尚暖徐自
定起了無異容復回烏巨侍郎慎公鎮信安
馥師之道命義學僧守榮詰其定相師不與
之辯榮意輕之時信安人競圖師像而尊事
皆獲舍利榮因媿服禮像謝懲亦獲舍利歎
曰此後不敢以淺解測度矣錢忠懿王感師
見夢遣使圖像至適王患目疾展像作禮如
夢所見隨兩舍利目疾頓瘳因錫號開明及
濟四
述偈讚寶器供具千計端拱初太宗皇帝聞
師定力詔本州加禮津發赴闕師力辭僧再
至諭旨特令肩輿入對便殿命坐賜茗咨問
禪定奏對簡盡深契上旨丐歸復詔入對得

請還山送車塞途淳化元年示寂壽一百十五臘五十七閻維白光屬天舍利五色邦人以骨塑像至今州郡兩賜禱之如嚮斯答

報恩岳禪師法嗣

潭州妙濟院師浩傳心禪師僧問擬即第二

安國滔禪師法嗣

頭不擬即第三首如何是第一頭師曰收問古人斷臂當爲何事師曰我寧可斷臂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須知我好心問如何是香山劍師曰異曰還露也無師曰不忍見問如何是松門第一句師曰切不得錯舉問如何是妙濟家風師曰左右人太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兩口一無舌問如何是香山一路師曰滔滔地曰到者如何師曰息汝平生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曰阿難亦不知曰爲甚麼不知師曰莫非仙陀問如何是香山寶

師曰碧眼胡人不敢定曰露者如何師曰龍王捧不起僧舉聖僧塑像被虎敲問師既是聖僧爲甚麼被大蟲敲師曰疑殺天下人問如何是無慚愧底人師曰閻黎合喫棒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開堂日僧問西峽一派不異馬頭白鹿千峰何似雞足師曰大衆驗看問如何是白鹿家風師曰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便知時去也師曰知時底人合到甚麼田地曰不可更口喃喃也清口師曰放過即不可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銜花供養見後爲甚麼不來師曰曙色夫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如常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甚麼處不震裂曰作何音響師曰

聲者不聞問手指天地唯我獨尊爲甚麼却
被傍觀者責師曰謂言胡鬚赤曰祇如傍觀
者有甚麼長處師曰路見不平所以按劍師
乃曰若有分付處羅山即不具眼若無分付
處即勞而無功所以維摩昔日對文殊且問
如今會也無久立珍重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答家風曰
學人不問家風時作麼生師曰胡來漢去問
諸餘即不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還得省
要也未復曰純陀獻供珍重

福州安國院從貴禪師僧問禪宮大敵法侶
雲臻向上一路請師決擇師曰素非時流上
堂禪之與道拈向一邊著佛之與祖是甚麼
破草鞋恁麼告報莫屈著諸人麼若道屈著
即且須行脚若道不屈著也須合取口始得
珍重上堂直是不遇梁朝安國也謾人不過
珍重僧問請師舉唱宗乘師曰今日打禾明
日搬柴問牛頭未見曰祖時如何師曰香爐
對繩牀曰見後如何師曰門扇對露柱問如

人師曰新羅白水問如何是靈泉正主師曰
南山北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齋前厨
蒸南國飯午後爐煎北苑茶問法身還受苦
也無師曰地獄豈是天堂曰恁麼則受苦去
也師曰有甚麼罪過

福州永隆院彥端禪師上堂大眾雲集師從
座起作舞謂衆曰會麼對曰不會師曰山僧
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作麼生不會問本自
圓成爲甚麼却分明晦師曰汝自檢責看
福州林陽瑞峰院志端禪師本州人也初參

安國見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國舉
一指其僧不薦師於是冥契玄旨乃入室白
曰適來見那僧問話志端有箇省處國曰汝
見甚麼道理師亦舉一指曰這箇是甚麼國
然之師禮謝住後上堂舉拂子曰曹溪用不
盡底時人喚作頭角生山僧拈來拂蚊子薦
得乾坤陷落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木馬
走似煙石人趁不及問如何是禪師曰今年
旱去年日如何是道師曰冬田半折耗問如
何是學人自己師與一踏僧作接勢師便與

色四

主四

一捆僧無語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迴縛人
煙處佛法師曰巔山峭峙碧芬芳曰恁麼則
一真之理華野不殊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竹箸一文一雙有僧
夜參師曰阿誰曰某甲師曰泉州砂糖舶上
檳榔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你若會
即廓清五蘊吞盡十方開寶元年八月遺偈
曰來年二月二別汝暫相棄燒灰散四林免
占檀那地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州民競入山
瞻禮師尚無恙參問如常至二月一日州牧
率諸官同至山詰伺經宵二日齋罷上堂辭
衆時圓應長老出問雲愁露慘大眾嗚呼請
師一言未在告別師垂一足應曰法鏡不臨
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師曰非君境界應
曰恁麼則溫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是本

常師長噓一聲下座歸方丈安坐至亥時間
衆曰世尊滅渡是何時節衆曰二月十五日
子時師曰吾今日前時前言訖長往

福州仙宗院明禪師上堂曰幸有如是門風

何不烜赫地紹續取去若也紹得不在三界

若出三界即壞三界若在三界即礙三界不

礙不壞是出三界是不出三界恁麼徹去堪

爲佛法種子人天有賴時有僧問攀雲不假
風雷便迅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

末

福州安國院祥禪師上堂良久失聲曰大是
無端雖然如此事不得已於中若有未覩者
更開方便還會麼時有僧問不涉方便乞師
垂慈師曰汝問我答即是方便問應物現形
如水中月如何是月師提起拂子僧曰古人

爲甚麼道水月無形師曰見甚麼問如何是
宗乘中事師曰淮軍散後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衆眼難謾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一

音釋

壞 與塊同攷 醬 魚列切音 念 與恩同纏集

急遽 莧 倚禱切賣也 音陞 丑鳩切音

也 暘 枝韋切音 肅 音陞 抽疾病齋

蒲 薄胡切音蒲 素名屬興化